

長篇東北大鼓書六祖惠能 高春艷居士主講 （第三十
一集） 2006/3 北京 檔名：52-183-0031

第三十一回 庾嶺求法

上回書說的是惠能東山得法南歸，走到大庾嶺被一老僧騎馬追上，這老僧一橫戒刀，擋住惠能的去路。惠能注目一看，這老僧紅光滿面，氣概不凡，威風凜凜，銳氣逼人。

惠能他抬頭細注目

心中不住暗嘀咕

這老僧身高足有九尺五

渾身上下一般粗

胳膊腿如同楊柳樹

背似案板能宰豬

腰似砂缸摟不住

肥頭大耳挺胸脯

手指頭亞賽降魔杵

大環眼如同夜明珠

怪眉擰勁兒天蒼入

威風凜凜氣概不俗

說話的聲音震耳鼓

叫人聽著骨頭髮酥

大戒刀在他手中縛

想要與某家論贏輸

看起來這老僧性粗魯

我必須為他指點迷途

書中暗表，這老僧就是在東山寺五祖入滅前，別人大哭，他卻

大笑的武僧陳惠明。他乃是陳宣帝的後代，曾做過四品大將軍，戰功赫赫，武功高強，而立之年後竟無意功名，落髮出家。他仰慕上法，懷道心切，聽說五祖大師的住址後，他千里迢迢來東山，隨五祖大師學法。近年來他也有些見悟，五祖大師臨行前說他去來不遠，就是說他道機已然臨近。惠明很高興，決心勇猛精進，早日究竟。可是當他得知東山衣鉢被惠能帶往嶺南時，心中懊惱。因為惠能帶走了東山衣鉢，他們就沒法持進修禪，使修行難以進至到最高境界。他一怒之下也下了東山，因為他騎的這匹青鬃馬腳力很快，再加上他慣走疆場，騎馬的本領也大，更加上他求法心切，就趕在眾武僧之前追上惠能了。惠能不認識他，他可認識惠能。因為惠能剛到東山寺的時候，就在法堂上與五祖大師爭論，說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」，後來又在南廊作偈。東山寺的僧人幾乎都認識惠能，只不過他們都沒把惠能這個俗人放在心上。

這老僧陳惠明追上惠能，情急之下，又抖起了當年馳騁疆場的那股子武將威風，立馬橫刀一聲大喝：「獗獠，你快把衣鉢獻出來。」惠能一聽，立時明白了，心說，五祖大師和自己最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當即衝著老僧雙手合十：「請問老師父是何來歷？」「俺乃東山寺上座僧人惠明。獗獠，你帶走我東山衣鉢，拋下大眾於不顧，貧僧要向你討回這個公道，快把衣鉢留下。」惠能一聽，不慌不忙的從身上取下裝衣鉢的布袋：「明上座，這祖師衣鉢只是一種表信，衣乃身外之物，法才是內心的密證，豈可力爭？如果你能悟解師傳心法，你就把它拿去吧！」惠能說完，把這衣鉢放在身邊一塊大石頭上，然後他自己來到另一塊大石頭上，盤膝打坐。

惠明一看，心中大喜，立即跳下馬來，奔到石前，伸手來抓衣鉢。他畢竟是有修為之人，就在他抓衣鉢的剎那間，突然想到惠能剛才所說的「衣鉢表信，不可力爭」之語。心說，這衣鉢乃五祖大

師授與盧惠能的，我豈可恃技逞強硬奪？再說我主要是來求法，要衣鉢何用？他這一心生慚愧，即刻手軟，未盡提掇之力，就沒提起來。他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心生慚愧，未能盡力之故，還以為這衣鉢是如來神器，默默中有護法善神、天龍八部在護持著。他驚恐羞愧抬起頭來，見惠能盤坐石上垂目如定，那八風吹不動的神情彷彿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，使他肅然起敬。惠明撲通一聲就給惠能跪下了：「行者，這衣鉢乃是祖師親授，只有我宗六祖才能授受，貧僧豈敢妄為。貧僧此來並非為爭奪衣鉢，而是特來求法，望行者接引。」這老和尚真聰明，拿不動就不要了，要是拿動也許他就拿跑了。

惠能看了他一眼：「你既為求法而來，為何持刀怒吼，以武要脅？」「貧僧知罪，貧僧乃一介武夫，愚魯無知，望行者寬恕。請行者不計前嫌，打開甘露之門，傳我心印妙法，為貧僧指點迷津。」惠明說完衝著惠能叩頭頂禮。他這求法之心是真迫切，按說他是個剃度受戒的出家人，本不應該給惠能這個沒有出家的人叩頭頂禮。可這是特殊因緣，他一是拜正法，也向惠能求法，二那惠能既然承繼了禪門衣法，那就是禪宗正傳的六祖了。惠能一聽他言語如此至誠，已經具足了求法的恭敬心和虔誠心，才說道：「明上座，你既然要求法，那就先坐下來屏息一切外緣，斷絕一切思念，什麼都不要想，我便為你說法。」「是。」

惠明說完坐起，靜候惠能的開示。兩個人默坐很久，惠能才說道：「明上座，你捨此諸相執礙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這個時候哪個是你明上座的本來面目？」惠能的巧妙開示，使惠明突然契悟，回光返照，當下體悟到自己一念未動以前的本來面目。這就是自己的本性，也就是離開一切污染的、煩惱的就是自己的本性，本來面目。這本來面目到底是什麼？就是真正真實的自我，也就是永恆存在

不生不滅的真我。這是惠能離開五祖後第一次說法，雖然只有短短數語，卻是精采之極，完全托出他惠能禪的特色。他讓惠明不思善不思惡，制心一處，清淨無念，即是還他本來面目，也就是見性了。見性就是見到自己真正的本人，所謂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。禪宗就是讓人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打這以後，在中國禪宗的發展上，無論是用棒用喝，無論是參公案、看話頭，幾乎都離不了這本來面目。

這惠明極意參尋，他雖已開悟，還覺得不夠，還向惠能請教：「行者，除了你剛才對我講的密語密意之外，還有比這更妙的嗎？」「明上座，我給你說出來的都不是祕密，也不是最妙的，只要你能依無住清淨心回光返照，那麼密法就都在你那兒，因為萬法原本就在自己的自性裡。」惠能的開示妙極了，人們都知道有這樣幾句話，說「泥佛不渡水，木佛不渡火，金佛不渡爐，真佛心頭坐」。可是知道的人雖多，而實行向自己內心上覓證自性真佛的人卻少得可憐。忘卻自性真佛，波波到處走，茫茫身外求，縱有所得，不過是法語奇特，評唱機鋒，為什麼不自內證，自見性？

要知道，禪宗並無祕密不傳之說，因為心性一道全在自悟，不是言語可以表達的，所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若不知道在自己的內心自證自見，而外求佛法，著有著空，那就等於緣木求魚了。有的人不明白此意，總往外求，一聽說哪個師父有道行、有名氣，他急忙就去拜，以為這樣就能得功德，就能開悟。再不就讓師父加持灌頂，以為這樣就會得到密法。其實密在自己的心裡，不是別人給的，你的身、你的口、你的意三業相應，專注在一個法上，就叫密。這個密決不是某一密宗上師，或者其他什麼宗的法師給你加持灌頂，給你摸頭、倒水給弄出來的。那摸頭、倒水是跟你結緣，陪你玩兒，因為你喜歡這個遊戲。你不往內省，往外找，沒用。

這禪宗頓悟法門就是以心傳心。什麼是以心傳心？就是令他自己覺悟，自己證得。所謂明心見性，就是要自我開發自我的心性本體，使之心性本體突然顯現。人貴自度，道貴自悟，否則五祖大師怎麼能把衣鉢不傳神秀，而傳給一個一天也沒教過的俗家人盧惠能？就是因為惠能當時默契得如來甚深意，與五祖大師心心相印。惠明一聽惠能的開示，感激萬分，匍匐於地：「想我惠明塵心浪浪，業海滔滔，以至長時不見自性。今日被行者片言喝破，才使我得見本來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惠明銘感行者啟開無上妙覺菩提，行者便是惠明之師，弟子惠明叩拜吾師。」

惠能急忙伸手把他扶起：「明上座，你不可如此，你我同為黃梅五祖弟子，名分已定。再說你早有見悟，只未透徹，我不過就像木工鑽眼，略加點撥你便大悟，豈可如此！你今天已悟，要善自護念，好自修為，待時機成熟以後，你要弘法利生，善誘迷人。」「但不知老衲該到何處去？」「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。」「是。」惠明高高興興的拜辭惠能，上馬而去。走不多遠，迎面碰上東山寺來的十幾個武僧，其中那武僧班頭也在這十來個武僧當中。惠明一看，得把他們支走，衝他們一擺手：「眾位，你們不要往前跑了，我都追過庾嶺了，也沒見那盧惠能的影兒。他既沒有馬匹，腰膀又受過傷，能走那麼快嗎？我想他一定到別處隱遁起來了，咱們趕緊分頭找找，別往前跑了，免得跑冤枉路。」大夥一聽，信以為真，羣回馬頭，改換了方向到別處去尋找。惠明支開眾人後悄悄離去，後來他按照惠能的吩咐，在袁州蒙山大唱弘化。為避惠能之諱，他將自己的法號改成了道明，度了很多入，但這是後話。

單說這十幾個和尚改換了方向追了一陣，不見惠能的影子。武僧班頭不凡和尚心中起疑：「諸位，我觀明上座言談舉止有異，我看他是閻王爺派兵，肯定有鬼，這其中有詐。走，咱趕緊朝原路過

庾嶺，定能追上獼猴。」

不凡和尚發號令
眾位武僧全響應
暫回馬頭改路徑
人抖精神馬飛騰
烈馬長嘯天地動
搖頭擺尾鬼神驚
不凡和尚心如鏡
知道中了計牢籠
不由一陣心火縱
更加痛恨盧惠能
你竟敢太歲頭上把土動
老虎窩裡捅馬蜂
大聖面前把棒弄
火神廟內來點燈
貧僧定要追上你
送你到望鄉台上把身容
不凡發怒馬起性
翻山越嶺快如風
緊追賽過雲中雁
快趕猶如過天星
惠能雖然腳步猛
怎及烈馬跑得凶
眼看追上要沒命
說書人嚇得心怦怦
只好歇息來調整

請您下回接著聽。